

吉光片羽 陈长林

小秘秘于名

大隐隐于市,小秘秘于名。生活中,作为身份证上一栏内容,或是他人口中一声呼唤,名字通常是一个符号,又不仅仅是一个符号。长辈起名,往往含有寄托,能否落实,听天由命,用心良苦,不可不察。本人取名,肯定隐含秘密。如果自己不说,他人揭秘,可能合理,听起来蛮像那么回事,却未必合情——当事人取名实情。

现代文坛名家,多以笔名行世,鲁迅、郭沫若、茅盾、巴金、老舍、曹禺,无一人是本名。鲁迅说:“一个作者自取的别名,自然可以窥见他的思想”。说得在理。“窥见”就不是明晃晃摆在那儿,一目了然,需经解释、分析、判别,方知“思想”所在。鲁迅本名,不止一个,“周树人”乃其叔祖周椒生所改,取“十年树木,百年树人”意,倒也灵验。鲁迅笔名过百,唯“鲁迅”不是本名,胜似本名,广为人们知。取名“理由是:(一)母亲姓鲁,(二),周鲁是同性之国,(三)取愚鲁而迅速之意”(许寿裳《亡友鲁迅印象记·笔名鲁迅》)。一般人解释本名或笔名,听者多半会一笑了之;鲁迅不是一般人,所以上述解释,他人不肯听之任之,意犹未尽,不惜另辟蹊径解之。侯外庐就认为:释鲁迅之“迅”为“快速”,并不确切,《尔雅·释鲁》云:“牧狼,其子,绝有力,迅。”注云:“狼子绝有力者,曰迅。”鲁迅之“鲁”,取自母姓。“迅”即为古义狼子。鲁迅以“狼子”自居,表明他甘做封建制度逆子贰臣,反映出他前期思想中有叛逆精神。这种解释,侯外庐向许广平讲过,许广平连声道谢。只是将“迅”作“狼子”解,到底是鲁迅本意,还是后人追加? 已不能叩问先生于九泉。

一部《潜伏》热播,让“特工”、“情报员”一类词语重出江湖,使理想、信仰、牺牲、背叛等字眼,内涵不再荒芜。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纪录片《红色国际特工》,纪录一位“国际特工”杨冀坤,从 1932 年开始国际情报生涯,长达十年,曾被日本宪兵逮捕,关进上海提篮桥监狱,抗战胜利后获释。1948 年组织上派他回哈尔滨工作,改名为杨佐青。如果不是 1970 年临终前留下一份个人自述,后人就不可能知晓他改名别有隐衷。原来“佐青”两字分别代表两个人,“佐”字指“红色谍王”佐尔格,“青”字指苏军总参情报局局长彼尔青。特工生涯匿于名,字面即谜面,纪念是谜底。

藏书家潘芜,生前撰文常署笔名“上官纓”。本名与笔名,皆有来历。因一向敬仰川籍作家艾芜人品文品,加之与原名读音相近,遂借“芜”字作了本名。后来在鞍钢有机会接触艾芜,当面谈起借字缘由,艾芜连说:“我们有缘,我们有缘!”而笔名“上官纓”为 1956 年初写杂文时启用,一是觉得“上官”这个复姓不错,笔画简单,二是参加工作前当过儿童团长,手持一杆红纓枪,组合起来就成了“上官纓”。不料“反右”时笔名却成了罪名,谁让你攻击党员都想往上爬,当官戴红纓帽? 干脆“另册”侍候。

明知道作家“柯蓝”是位男性,总觉得名字间香气蜜浓。芬芳沁人,事出有因。“柯蓝”本名唐一正,系小学校长父亲所取,源于《孟子》“一正君,而天下定”。唐一正 17 岁参加八路军学兵队,送伤员巧遇南洋华侨富商女、16 岁漂亮护士柯蓝。二人一见钟情,一往情深,后遇日寇飞机扫射,柯蓝因救伤员牺牲。为平息心头悲痛,表达挚爱深情,唐一正向组织上正式申请改名为“柯蓝”,“决定用一生的生命以她的名字去生活、去拼搏、去战斗,去拥抱世界。”故在六十余年文学生涯中,“用柯蓝的名字发表近一千万字文学作品,并编辑出版了六大卷《柯蓝文集》,而其中有不少文字被翻译成日、俄、英等文字”(详见《“柯蓝”的来历》,2002 年 4 月 21 日《文汇报》“笔会”)。如果不是作家本人深情回顾,曼妙绚丽一“柯蓝”,其中情史加痛史,谁会想得得到?谁能猜得出?同为“柯蓝”,是真名还是笔名,谁能分得清?华年享享少女,暮年蹒跚老翁,一分为二还是合二而一,怎能分得清?

时光倒流 乔宗玉

空港之恋

在三万英尺的高空上,我戴着耳机,手指不断按着飞机座位上的各个音乐频道,古典钢琴曲、中国民乐……当耳边传来邓丽君一曲《小城故事》,“小城故事多,充满喜和乐……”她那柔和、温婉的声音令我如置身江南水乡,心情平静下来,手指也不再调换频道……

我坐着汽车穿行在苍山洱海中时,耳边听的也是邓丽君的歌,“甜蜜蜜,你笑得甜蜜蜜,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……”我旁边的一位“80 后”云南帅小伙儿,不无动情地说:“像周杰伦这样的只是一时的流行,只有邓丽君才是永恒的啊!”确实,不论哪个年代的人,只要听到邓丽君的歌,任是再烦躁的心境也会舒展开来,所有的怨怼都将化作春风,润物细无声。

邓丽君的歌首首经典,像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、《我只在乎你》、《南海姑娘》,我时不时就哼唱起来,琅琅上口。只因



这几年我乘飞机出行次数较多,那时而喧哗时而冷清的候机大厅,很容易让我想到邓丽君的一首日文歌《空港》,“不知情的你说过,偶尔一个人去旅行也不错……”《空港》是一首具有浓郁的日本演歌风格的情歌,也是邓丽君在日本获得“最佳新人歌星赏”的曲目。

1974 年的邓丽君,盈盈 21 岁,最是青春娇美时,却用丝丝悲凉演绎着《空港》,表现一个女孩默默无语离开情人的幽幽思愁,以及对情人的美好祝福。邓丽君的演唱,哀而不伤,怨而不怒,展示了女性的纯真与坚强。

乘过一次飞机后,我才知道送行的人只能止步于安检处,而邓丽君《空港》中所唱“你伫立在下着雨的机坪上,挥着手的你渐渐远了直到看不见了”情形,在现实中,是不大可能出现的。隔着机舱玻璃,我们只能见到宽敞的机坪上飞机起起落落,地勤工作人员忙碌着搬运行李……不过,我们可以把《空港》歌词所描写的情景,当作一个美好的意境,在心中回味。

其实,最贴近《空港》情境的应该是法国电影《公寓》,剧情如梦如幻,美丽的少女爱丽丝明知马克斯爱的是丽莎,仍然一往情深,影片结束时,在空港,爱丽丝本是打算去意大利让马克斯和丽莎复合,不料马克斯与未婚妻古丽娅重遇,马克斯紧紧拥抱着古丽娅,看着爱丽丝含泪微笑的面孔……空港似乎相当适合上演或失之交臂、或久别重逢的戏码,离别的悲伤、相逢的喜悦,将空港打点得多姿多彩。

我的一位师姐,曾在空港结识一位瑞典老外,飞机从北京飞往上海,两人相见恨晚,下飞机便直奔民政局领结婚证,师姐也立即辞职移民了。每次途经空港,即使我内心企盼能发生点什么,但从未有过任何艳遇。登机口总是由寥落转为拥挤,结伴的互相聊聊天,没伴的低头在笔记本电脑前敲敲打打,每个人对身边的人和事置若罔闻,除非飞机晚点,人们不会有任何相呼应的表情。这空港,原本就不属于任何人啊! ……

文化评弹 张宝林

低智词汇正在毀害汉语

昨天的新华手机报有一条新闻,题目是“逃离北上广,是也? 非也? ”。初看莫名所以,细读方知,北者,北京;上者,上海;广者,广州也。上海的简称叫“沪”,广州的简称叫“穗”,这个约定俗成的叫法,恐怕已有一百多年了吧? 至于“京”,以前是指南京,现在是指北京,也不是什么高深的道理。我不明白,为什么改成莫名其妙的“北上广”? 按这样的规矩,天津也不能叫“津”,得叫“天”,武汉不能叫“汉”,要叫“武”,重庆不叫“渝”,须叫“重”,好端端的省市简称,让这帮人全搞乱了。那么,广东、广西怎么叫? 河北、河南怎么叫? 湖南、湖北怎么叫?

“一直以来”,现在已成了某些明星和写手的常用词。什么叫一直以来? 细细琢磨,就是从来的意思。人家认为,“从来”已经不够分量了,必须再加一倍的力度才够味。

“然后”,一打开电视,满耳朵“然后”,有的明星一开口就是“然后”。“然”是什么意思? 是指示代词,这样、那样、如此。只有前面说了什么,才能“然后”,就是说,这样了,那样了,如如此了,此后如何如何。开头就是然后,如同还没穿衣,就要出门。

“怎么说呢”? 也是常见的链接词。其实,这应该是心理独白。下面怎么说才合适,才得体? 完全是心理活动,不须说出的。不小心说出来了,也没关系,可以略加思索,想清楚再说,而且说一次足够。有的人接受采访,五分钟十个“怎么说呢”,结果说出来的话,比不说还愚蠢。

这样低智的语言,甚至影响了高层官员。某些官员,开口就是“我代表”,接着就是排比句,最后“我相信”。这话还用说吗? 你的身份早就代表了。那些排比句,十分拙劣,分明是秘书关在屋子里憋出来的,谁也记不住,今天编的,明天就忘了,后天还得接着编。顺口溜一大堆,最后跟没说一样。其实,你只须说些大实话就够了。

我常感到遗憾,以前中国人起名,有名,有字,有的还有号,这其实是中国名字的妙处。前些日子放《建国大业》,许多观众搞不清谁是谁,原因就是会儿叫名,一会叫字,有时还叫号。其实,名、字、号,各有用途。一般说来,正式场合称名,日常交往称字。你看现在,要么叫“老(小)某”,要么直呼其名。有时也觉得这样不够礼貌,怎么办? 只好叫职务,什么“总”、“主任”、“部长”,没有官衔的叫“老师”,连老师也不是的只有叫“哥们”了,杂七杂八,不伦不类。有人说,又是名,又是字,太麻烦了。那要看怎么说,外国人更麻烦,不仅有(first name),有(family name),中间还有一两个甚至多个“middle name”,比我们复杂得多,人家并不嫌麻烦。再说,天下麻烦事莫过于吃饭,一日居然要吃三餐,从买择洗切,煎炒烹炸,到洗盘洗碗,简直烦死人。但是,难道咱们都绝食吗?

中国的汉语, 是世界上最优美的语言文字之一。几千年来,在这样的语文元素基础上,我们诞生了诗经、论语、离骚、汉赋、唐诗、宋词、元曲、清代小说等享誉世界的文学经典,产生了孔孟、屈宋、司班、陶谢、李杜、苏辛、汤徐等伟大作家。不要说骚人墨客,即使平民百姓,民间尺牍,也讲究敬称、谦辞的。只是到了上世纪中叶以后,才有了一种极不健康的趋势,以粗鄙、低俗、浅陋、直白为荣,好像不如此便不革命。到了文革期间,则满纸“就是好”、“不答应”、“放狗屁”、“砸狗头”了。

拨乱反正,语言也是重要阵地,这一点,无论肉食者,还是草民,都不能忽视。

岁月如歌 张少中

人生的风景

特喜爱不知名的古人那首有名的诗:“春有百花秋有月,夏有凉风冬有雪,若无闲事在心头,便是人生好季节”。

当年第一次读到它,便产生了心灵的震颤和共鸣,于是,经久不忘,百吟不厌,且常常琢磨:什么是人生四季中最美的风景?

曾经很年轻的时候,痴于舞文弄墨的我也不能免俗——春天来了,常常因自然界的一点点细微变化而莫名的感伤或感动--为一枝嫩柳的吐芽,为一朵小花的绽放,为一泓溪水的流淌,为一抹斜燕的剪窗……

夏天,年轻的世界溶进了热烈的色彩,奔放的血液里流淌着火红的风景,整个人似乎都在燃烧。

秋高气爽,霜空雁阵,果实累累--欣慰,满足,感恩,在秋风中鼓荡,在霜天里弥漫。该有的都有了,命中注定没有便不去强求。冥冥之中,皆有定数。安然度日,看云舒云卷,看花开花落,看点滴慢雨,看层林尽染。

冬天了,雪一片一片地落着,又在滴滴点点地化着。千山鸟飞绝,万径人踪灭。肃杀的气氛预示着生命的终结。冬天总要来的,人总是要走向另一个世界,纵使千方百计想去阻止死亡的脚步,亦是枉然。不如学会珍惜每一天,用心经营,为人生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。

一首曾经流行现在还为许多人耳熟能详的老歌唱道:“你问我何时回故里,我也轻声地问自己,不是在此时,不知在何时,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……”。鸟近黄昏皆绕树,人当岁暮定思乡。少年的时候想离家,中年的时候想成家,老年的时候想回家。

春秋四季,世事更迭,死死生生,你方唱罢我登场,本是最正常的自然现象,何必去杞人忧天,自寻烦恼? 其实,人生四季中自有别样的魅力与景致——少年之如花如歌,青年之风发意气,中年之成熟沉稳,老年之世事练达,各领风骚,难以互替。人生者,便是这几个阶段的组合也。灿烂朝阳,如日中天,晚霞似火,谁能分出孰美孰最美? 春草晨露,高粱秋霜,冬雪冷韵……几种美和谐的统一在一起,这才是完美的人生。

欧阳修老先生说得好:“四时之景不同,而乐亦无穷矣。”

汨汨流淌的生命之河,逝去的是岁月,流不走的是人生四季的美丽风景!

